



本院前裱畫室負責人邱景任先生（前排左三）、林勝伴顧問前排（左二）與書畫修復同仁



書畫重裱修復

書畫修復的發展

故宮文物因戰亂而在民國二十二年開始自北京輾轉遷移至台灣，民國

三十九年先安置在台中的霧峰北溝，在民國四十五年即成立裱畫室隸屬於書畫處，當時負責人為邱景任先生。邱先生是山東人，在天津學會裱背技術，由羅家倫先生推薦受聘於故宮。在霧峰北溝時期，開啓故宮的書畫修復業務，後來一直延續到目前士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的現址。民國五十四年故宮在台北復院後，林勝伴先生即加入書畫裝裱的行列，後續另有洪福星及黃鴻琪先生，三位皆是在邱先生

的指導下進行書法及繪畫類文物卷、軸、冊頁等修復。邱先生一直服務至民國八十一年退休，之後由林勝伴先生擔任負責人。林勝伴先生在同年曾赴日進修，遍及各大知名修復室，帶回日本裝裱材質、技術，以及書畫修復的新觀念與認真工作的態度。經邱景任先生及林勝伴先生之手維護的字畫相當多，其中包括本院重要收藏如范寬的〈谿山行旅圖〉、董源的〈瀟湘圖〉、巨然的〈秋山問道〉、趙幹的〈江行初雪〉等，都在他們的巧手之下，以忠誠、細密的態度，不失原貌地重現在觀眾之前。林勝伴先生於民國九十年榮獲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及全國模範公務人員代表，並於民國九十一年退休後，擔任本院書畫處裱畫室顧問至今。隔年台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的畢業生洪順興助理研究員接續負責書畫修復的相關業務。林勝伴先生於民國九十二年應聘為台南藝術學院（現已改制為台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教授中國書畫裝裱。

目前擔任書畫修復的正式人員共

軌跡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修復發展的回顧

岩素芬

前言

文物修復由來以久，在東西方皆有文物修復的發展歷程，過去修理文物的人也許只是被認為是工匠，有時是由藝術家為之。然而隨著事物的分工與發展，逐漸有文物修復師（Conservator）這樣的專業應運而生。文物修復師的角色猶如醫師，只是前者醫療的對象是文物而後者是人。在博物館文物保存的任務中，文物修復師是靈魂人物，因為他們是直接面對文物進行診斷與處理者，文物修復與文物保存中另兩項工作——預防性文物保存及科學研析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可以說是文物保存

的鐵三角。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是國內博物館界最早、甚至可以說是目前唯一正式設立文物保存部門的博物館，隨著光陰流逝，世代更迭，追溯本院的文物修復發展歷史，目前是個刻不容緩的工作，若不趁現在記錄、整理，日後將更加困難，恐會造成歷史的斷層；幸而本院科技室在民國九十四年加入數位典藏計畫，將過去四十年的器物保存修復紀錄數位化，算是國內文物保存維護方面的首創之舉，也做為本院部份文物保存修復技術的傳承。

以整體而言，本院的文物修復隨

收藏文物的種類分為書畫修復、器物修復及圖書文獻修復，過去這三類文物的修復基本上是隨著文物典藏部門獨立發展的，然自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八日起，它們合併至保存維護處。故宮文物修復的發展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歷史的一部份，除為本院的發展特色外，也為國內的保存發展重要里程碑，因此本文試圖簡要地整理本院文物修復的發展，回首來時路，希望對於未來本院的文物修復發展有所參考與啟發，至於其他預防性保存及科學研析在本院的發展，限於篇幅，他日再另文報導，本文僅就三類文物修復發展作一介紹。

外本院文物收藏木盒、架、座也有相當的歷史，甚至具有藝術價值，也都等同院藏文物般地進行維護。目前器物研究人員有兩位：賴永貳、王竹平，修復技術人員有三位：謝金鸞、林燕雪、章韶芬，其中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王竹平小姐於民國九十二年加入，數位典藏計畫即由她帶領的研究團隊與器物修復同仁的合作，將器物修復歷史紀錄、照片數位化，成為本院器物修復發展新的里程碑。



修復書畫收藏木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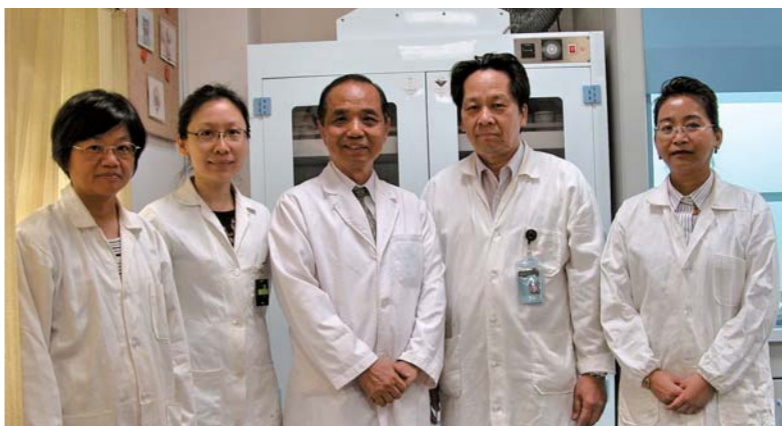
圖書文獻修復的發展
本院原先只有古物組與書畫組，在民國五十七年更名為器物處及書畫處，並成立圖書文獻處，當時也成立了圖書文獻修復的裝訂室，由林茂生先生開啓圖書文獻修復的扉頁。林茂生先生家學淵源，出身於台中地區，師承家族之傳統書畫裝裱技術，在故宮北溝時期即協助裱畫室邱景任先生處理相關書畫裝裱工作。後來故宮在台北復院後不久，決定要成立圖書文獻裝裱新部門時，即延攬林先生任



修復銅器

職。林茂生先生於民國八十四年當選全國模範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是本院第一位文物修復人員獲得到國家的肯定與殊榮。林茂生先生於民國九十年退休，退休後即擔任本院圖書文獻修復的顧問，同年也應邀至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擔任顧問。圖書文獻修復的主要工作人員維持在三至四位，除林先生外尚有兩位技術人員及一位研究人員，賴清忠與王榮山先生分別在民國六十三年、六十六年間即投入圖書文獻的修復，跟著林茂生老師進行各種書籍及文獻的裝裱工作，今年新聘一位研究人員高宜君，更是為圖書文獻的修復技術注入一股學術研究的活水。
圖書文獻修復室是以本院收藏清宮檔案、善本圖書及地圖為維護對象，院藏方志自民國五十七年起開始修復，至民國七十二年時就已經修復完成，後來修復工作則以文獻、摺件及善本居多。除過去配合善本文獻展覽、借閱、出版等做修復外，也做過滿文老檔函套及盒子等文物保護盒的製作。目前本院圖書文獻館入口所展

有兩位，並有兩位臨時人員。平時以本院三個月一次換展書畫的暫時性修復為主要工作；另有舊畫重裱；亦為書畫做保存措施，如協助製作無酸文物保護箱盒、展示支撐物、製備書畫保護用紙、協助書畫展前狀況的檢視及佈展等，有時配合博物館推廣教育



保存維護處楊源泉科長（左三，已於2009年1月退休，楊科長常自稱是文物醫生）及器物修復同仁

的功能，應邀主講文物保存維護相關專題。民國九十六年接受國立台灣博物館的委託修復鄭成功畫像，此委託案象徵國內目前有能力完成困難度較高的書畫修復工作，不一定要出國送修，也表示國內修復技術獲得傳承及博物館間的相互合作精神。本畫作修復完成後並於本院展覽，名為「重生記」，更是本院少見的文物修復展覽，達到文物修復觀念推廣的目的。

器物修復的發展

器物修復主要針對本院的銅器、瑠瑯器、瓷器、玉石、木質、漆器等文物進行相關的維護作業，有時也協助器物的佈展相關作業。器物修復過去是科技室的業務，科技室全名為科學保管技術室，顧名思義為運用科技以達文物保存、科學詮釋的目的。科技室正式成立於民國五十九年，除了器物的修復外，還有預防性保存、科學研析及文物複製的業務。器物修復的負責人為楊源泉科長，他於民國六十三年開始服務於科技室，翌年前往日本國立東京文化財研究所進修學習

器物修復，同時也帶回預防性文物保存的觀念及作法，他在器物修復室數十年如一日，直到今年一月退休。
早期修復以瓷器修復居多，漸漸以銅器處理為主，主要是因為本院有些銅器是來自考古挖掘，所以銅器病較為常見，但是後來輔以環境相對濕度的控制，降低銅器病再發。這些年器物由「修復」發展至「維護」，無不受到西方文物保存觀念的啓迪，楊科長在參加一九八二年由國際文物維護協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nd Artistic Works, IIC) 在美國舉行的國際文物保存年會，獲得文物保存維護的新知，並體認到以修復為主的趨勢，「做最少的介入性處理」，除了保留最多的歷史訊息，同時也避免因修復處理過程中使用的材料或技術日後產生無法或難以處理的變化。器物文物修復前的科學檢測如X光透視攝影，也因需要而成為器物修復前的科學輔助分析。

近年因配合器物處的數位典藏計劃而協助器物攝影前的清潔維護，此

或現代高分子聚合物 (Polymer)，一切都是要依照文物修復的倫理而進行——即對於文物外加的材料都必須是「可逆的」(Reversible)，也就是可以被移除 (Removable) 的原則，並且在移除時不會造成另一種損壞問題。文物修復師本身必須具備對修復材料的認識、理解修復處理步驟的原理，若是修復師要深入了解材質及相關化學反應，可以和保存科學家 (Conservation Scientist) 合作研究。同樣地，也可以和預防性保存專家討論擬修復方案，了解環境的條件而



托裱宮中檔

選定適合的材料或技術。然而大部分還是要透過修復師的雙手、具邏輯的大腦，手腦併用去完成文物修復，所以這就是文物保存專業的特殊性：必須結合高科技 (可能是新科技) 及低科技 (指的是珍貴的傳統技術) 之能力與知識，因此文物修復關鍵為修復人員的敬業、耐心、細心、好手藝、愛護文物的態度外，還必須了解所進行修復的材料及技術之學術依據，遵守修復倫理並對修復過程詳實紀錄，這即是當今文物修復人員的訓練重點。文物修復是可以透過文物與前人對話，是一份慢工出細活、隨時都在接受挑戰、一輩子都在學習與研究的特殊工作，尤其是面對歷史上這麼重要的文化資產，更要用心呵護。

結語

博物館設立文物保存部門及聘有專職人員是有其實際業務的必要性，文物保存是要長久經營，絕非任務編組、臨時計畫或委外辦理可以做好文物保存維護的工作。目前國內已在九九九年開始設有文物保存相關系

所，其畢業生正熱切等待投入文物保存工作的行列。以本院為例，非常敬佩長官的遠見，在半個世紀之前就設立文物保存部門，而過去三個文物修復部門人員都用心的鑽研，並執行文物保存維護的任務，此外相關研究人員也配合進行材料、技術的研發，如對於書畫修復用紙作物理及化學性質的分析、測試書畫保護用藍布套色牢度及酸鹼度、開發書畫修復用人工劣化絹等，以上都是學理與技術成功合作的案例。

正如法國國家博物館科學研究與修復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Restauration des Musées de France, CRRMF) 或大英博物館，都是有感於文物修復與科學研析是密不可分而將之合併。如今本院有一個完整的文物保存部門，在前人努力下已奠定良好基礎，未來在本院收藏的特色之下，文物修復繼續整合預防性保存及科學研析，加速文物保存專業技術發展，為本院文物作最佳的保護，也為此時的文物保存工作留下最佳的註記。

作者任職於本院保存維護處

示的不同裝訂形式的古籍即出自林茂生先生的團隊，一直到目前為配合數位計劃的掃描工作，必須對於各類文獻、書籍等先進行維護，整理托裱文



林茂生顧問 (左起第二位) 與圖書文獻修復同仁

獻檔案 (傳包、傳稿) 及一些善本古籍之修補裝訂，在故宮所建置之「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全文影像資料庫」，即可見到兼顧使用之需求及文物保護目的之修復成果。

文物修復在幾位前輩的默默耕耘下已建立良好的軟、硬體制度，從三位資深的文物修復師都獲得模範公務員的殊榮來看，他們的努力已獲得肯定而他們階段性的任務已完成，文物修復漸漸地由傳統的技術人員轉為聘用教育人員，一來解決技術人員位階及待遇的問題，二來聘用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讓文物修復業務能迅速銜接，教育人員同時必須肩負公務體系行政事項、研究的使命，並要熟練、精進文物修復的技術，可說是任重而道遠。

現代的文物保存觀念

文物的材質、形式相當繁多，各類的文物因自然或人為因素而有所損傷或劣化，若是藝術類的文物，因為較為人們所珍藏、重視，修復處理的記載較多。例如西斯汀教堂 (Sistine

Chapel) 在一五六五年的壁畫修復可以說是西方修復相當早的案例。至於中國書畫修復的發展基本上是根基於裝裱的技術，許多書畫的劣化狀況藉由裝裱的過程賦予書畫再生的機會。

其他類如瓷器、銅器、木器等文物也許原本只是常民用品，在過去物資缺乏的年代東西壞了修一修，也就再繼續使用，但若有藝術或商業價值，都希望經由處理後恢復原貌便能保持其價值，但是大部分的文物經過物理、化學或生物因子的作用，有些已產生質變或是缺失，是很難恢復原貌，甚至有些原貌我們是不得而知的，即便知道了，是否修理者的手藝足以達到與原作一模一樣？所以有些文物劣化的處理，雖說是修復，但多以外在的修飾為主，達到視覺上認為已經恢復原狀、原貌。

新的文物保存 (Conservation) 專業已然形成，有人稱之為保存科學，主要是因為加入科學的思維及管理方法，但不是加了「科學」兩個字就必須用現代的化學合成材料或新的科技，所以無論是使用傳統的動物膠